

希腊哲学史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姚介厚

1

人民出版社

希腊哲学史

第一卷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姚介厚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尹凤阁



希腊哲学史

第一卷

XILA ZHEXUESHI

汪子嵩 范明生 著
陈村富 姚介厚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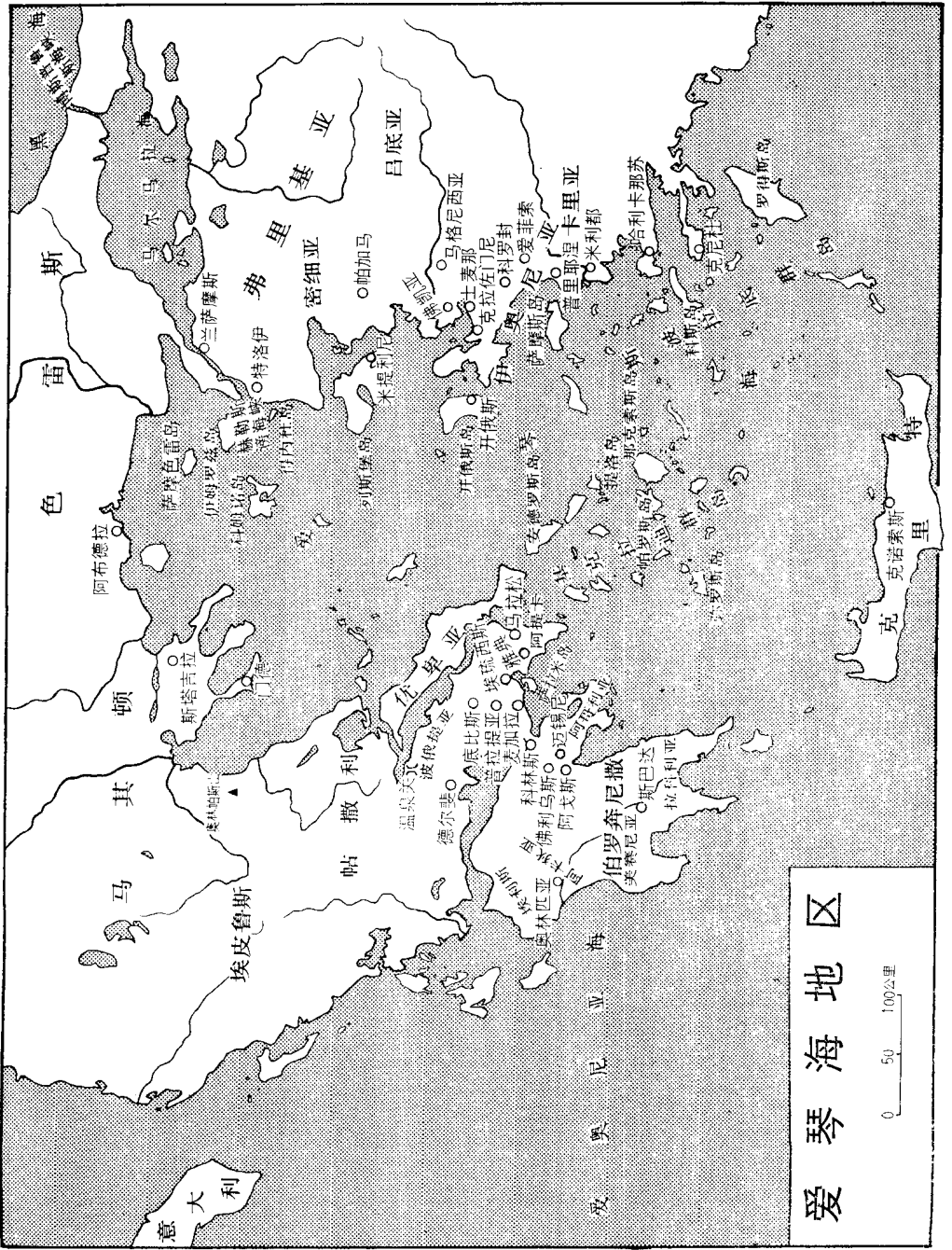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36.25印张 863,000字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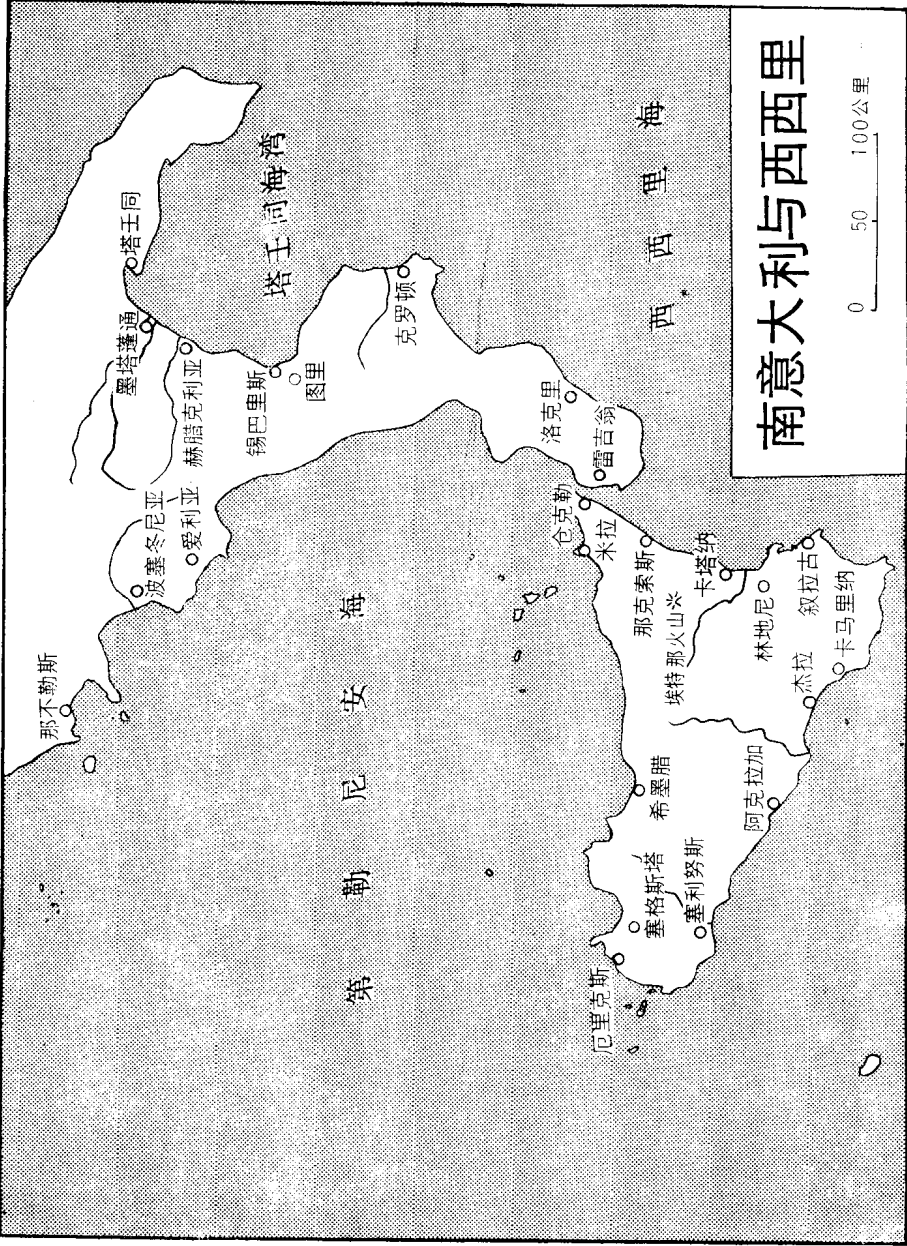
ISBN 7-01-000228-2/B·27 定价 9.00元



爱琴海地区

0 50 100公里

南意大利与西西里



前 言

我们着手编写的，是一部预定为四卷本的古希腊哲学史，它是原定的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一个试写本。编写这样多卷本的断代西方哲学史，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尝试。我们打算怎么写，写成一部什么样的哲学史？必须先简单谈谈我们对哲学史的一些看法。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发展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史就是西方哲学开始产生和早期发展的历史。它是人类认识历史的一部分，在人类的认识史，特别是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我们就是想将这一部分人类认识的历史写出来。

将哲学史作为认识史来写，一般常引用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句话：“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原来列宁对这句话的后一半是用笔划了框的，但在中文译本中却和“哲学史”排成了一行，所以将它理解成为一句完整的话了。将它作为一句话，本身有难以解释的地方：作为“整个认识的历史”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决不限于哲学史。现在苏联新版的《列宁全集》已经根据列宁手稿加以订正；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凯德洛夫著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8卷第399页。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三个伟大的构想》一书中影印了列宁手迹的原件；国内有的同志也专门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①

这个问题现在清楚了。原来列宁是列举了哲学的历史、各门科学的历史、儿童智力发展的历史、动物智力发展的历史和语言的历史，后来又添加了心理学的历史和感觉器官生理学的历史，将这些并列写在一起，说：“这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和“全部认识领域。”这两句话因为在列宁画的大框的下面已经写不下了，所以他写在大框内的上部，但又用笔划了框。这样，“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就被排成和“哲学的历史”同列为一行，也就被误解为同一句话了。

从影印的列宁手迹可以看出，他原来就是将哲学的历史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历史等等并列在一起，认为这些学科的历史合起来，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也就是“全部认识（知识）领域”。由此可见，如果将哲学史说成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并且认为这就是列宁关于哲学史下的定义，当然是不妥的，需要更正。但也不能因此反过来说：列宁否认哲学史是认识的历史。列宁是将哲学史和各门具体科学的历史合在一起，说它们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如果说单是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是不妥的；但哲学史还是属于认识的历史，是整个认识史中的一个部分。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也是列宁再三肯定过的。

在这许多历史中，应当说，哲学史占有特殊的位置。哲学是

① 参看：王东、张翼星：《列宁的一个辩证法、认识论研究大纲是怎样写成的？》，载《晋阳学刊》1984年第5期；王东：《试论哲学史和认识史——评“哲学史即认识史”的所谓“列宁定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关于这段文字的翻译问题，我们曾向中共中央编译局顾锦屏同志请教，得到他的帮助。

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既是它那个时代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又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的集中表现。所以，哲学是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一个时代，以至于一个民族的精神，无论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进步的还是保守的，是精华还是糟粕，都会在它的哲学中表现出来。从这方面说，又应该承认，只有研究哲学史，才能掌握各个时代的思想脉搏，了解这个时代人类认识的全貌。

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从总的方向说，认识是往前进的，从简单到复杂，从幼稚到成熟，从比较不正确到比较正确；但认识发展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前进过程中难免出现曲折反复和倒退。哲学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我们写哲学史就是要将人类认识——和哲学有关的认识的发展史写出来，也就是说，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史的重要部分来写。

这点看法，本来可以说是哲学史的应有之义，凡是写哲学史的人，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将哲学史当作哲学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的。我们现在所以要重申和强调这一点，主张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写，主要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这种看法曾经遭到错误的批判，要以另外一种所谓哲学史的定义来指导研究哲学史，其实践结果就是将哲学史研究搞成简单化、庸俗化，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使学习哲学史不但不能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反而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物质和精神的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哲学史当然要区别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属于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要论述哲学史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争论，这些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问题，但不是哲学史的唯一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我们当然要坚持唯物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唯心论从总体上或根本上说都是

错误的。但是，即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来讲，对于各种错误哲学的批判也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根据，有分析，才有说服人的力量。这就需要从哲学史角度来研究各种哲学学说是怎么产生的。只有将它们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总的过程中来考察，才能看出各种思想产生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才能分析它们的认识论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才能认识它们各自的历史作用，比较恰当地评价它们的历史地位。

对任何一种错误的哲学思想，（不仅各种唯心论，还有历史上的各种唯物论也是片面的，）如果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进行考察，则错误就是错误，只能简单地否定了事。这样，人类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继承的文化遗产，只能重蹈二十年代初期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覆辙，从根本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将这些思想摆在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图景。错误的哲学理论在历史上既有消极的意义，也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它们提出的问题，也促使人类认识向前发展。这些理论的发生不仅有必然性，是认识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且有时候正是由于它们，人类认识才提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古希腊毕泰戈拉学派提出的“数”和爱利亚学派提出的不变的“存在”，就起过这样的作用。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片面地强调它们的斗争性，不承认它们的同一性，不承认它们之间也互相依存、互相转化、互相促进，这是一种形而上学，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实践已经表明，这种片面强调斗争性的思想正是多少年来哲学和哲学史理论领域中“左”的思想的认识论根源。

人类认识是发展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有它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恩格斯说过这个问题只是到近代西方哲学才被清楚地提出来，获得它的完全的意义。本书将以大量

材料说明：在古代希腊的哲学家中，开始时分不清物质和精神的区别，后来逐渐将二者区别开来，但还常有混淆不清的情况。这并不是说在古代希腊就没有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了，这种区别还是有的，可是情况很复杂，并不是简单地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就可以完全说明的。再有，不但整个人类认识是发展的，就是个别哲学家的思想也是有发展过程的。早期的希腊哲学家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只有一些残篇，我们不能说明他们思想的发展变化的具体情况，但从这些残篇中可以看到，在同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中，有些是唯物论的，有些却是唯心论的，而不是始终一致的。后来一些哲学家，特别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留下的著作较多，近现代西方有些哲学史家也注意到要以发展的观点去研究他们的思想。本书也将注意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哲学家的思想变化虽然没有越出唯心论的范畴，但是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前进了一步，如柏拉图；有的哲学家则从唯物论转向唯心论，如亚里士多德。

以上情况说明：即使在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个基本问题上，也只有摆在认识发展过程中，才有可能将哲学史上的复杂事实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解释。

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制约，归根结底决定于经济关系。这是研究哲学史必须遵循的历史唯物论原理。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处理。

社会上的各种关系是有不同的层次的，哲学作为最抽象的思想领域，离开经济基础最远，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因而发生的偶然性也最多。恩格斯曾经将哲学的发展比作一条曲线，研究的时期越长，范围越广，就可以发现这条曲线的中轴线和经济发展的轴线是平行的。^① 我们研究哲学史可以发现：每当社会经济政治

^① 恩格斯致博尔吉乌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发生激烈转变和动荡的时候，它们对哲学的直接影响就比较明显。在古代希腊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指出两次这样的情况，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开始的，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和当时奴隶主民主制的兴盛直接联系的；另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以后，后期希腊哲学讨论的主题比较集中于人生哲学，产生折衷主义和怀疑论等等思想，可以从当时由希腊到罗马的奴隶制的发展变化中找到原因。虽然如此，要是想为每一种哲学理论寻找经济上的直接原因，恩格斯说过这是“迂腐”的。^①如果采取过去常用的那种“阶级分析”的方法，断定凡是唯物论哲学家必然属于工商奴隶主民主派，是进步的；凡是唯心论哲学家则必然属于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这种二分法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为容易，可惜它并不科学。

希腊的民主制在历史上当然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但它终究是奴隶主的民主制，它本身有从兴起到鼎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民主制在雅典最完备的时候，它本身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了。当时一些哲学家对民主政治提出批评，我们怎么能简单地一概斥之为反动呢？对于古代希腊的贵族也要具体分析。有些是原来氏族制的世袭贵族，他们代表落后的生产关系，是反动的；但有些却是希腊人往海外建立殖民城邦时组织和率领群众的领袖人物，由于他们的功绩受到人民的拥戴，享有土地等方面的特权，他们往往是赞成发展工商业的奴隶主，但也被称为贵族。这样的贵族具有政治能力，因此有些哲学家向往于这种贵族政治，把它看作理想的政治制度。这显然不能和歌颂反动的氏族贵族一概而论。在哲学和政治之间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唯物论作为哲学理论当然比唯心论正确，但错误的哲学理论在政治上并不一定都起反动

^① 恩格斯致施米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485页。

作用。智者的哲学思想并不是唯物论的，但他们的一些理论在推动当时的民主制度上却确实起过进步作用。

研究古代的希腊哲学和研究近代哲学不同，其中主要一点在于古代历史资料不够完整。我们对古代希腊的政治经济情况，从总的方面说是大体了解的；但古代希腊世界范围很大，各地发展并不平衡，在数以百计的希腊城邦间，政治经济发展情况有很大的差异，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我们今天很难了解的。在不同的城邦活动的不同的哲学家，极大多数也只有片段的零碎材料，这些材料有的还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对于古希腊哲学家除少数有较多材料可供分析外，大多数哲学家的家庭出身、政治活动和政治态度，是较难断定的。分析他们的哲学特别是和政治有关的思想，其中有些是可以据以判断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大多数也嫌根据不足。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只能根据历史材料，能够作出判断的就作出判断，能判断几分的就判断到几分，难以判断的就如实说明。近现代中外哲学史家对这些问题往往有不同看法，必要的我们就加以介绍，能作出评价的就提出我们的看法，不然就不作判断。我们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与其没有充分根据而作主观任意的武断，不如客观地介绍情况，不下判断为好。

二

哲学历史的发展表明人类认识的不断前进和深化。

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哲学的范围是不断变化的。最初，古希腊人认为哲学就是智慧，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人类知识领域，然后是一门一门具体的知识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的领域不断缩小，性质也不断改变，以致到今天，不同的哲学学派对于什么是哲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根本对立。研究希腊哲学史，可以看到这段变化的最初历程：哲学如何从统一的包罗

万象的知识开始逐渐分化，古代哲学家在这个过程中又是如何探索哲学的定义，探讨哲学和其它科学的关系的。不要忘记恩格斯曾经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①研究人类认识的这个初期阶段，可以说是探本求源，有助于我们今天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和理解。

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起来是十分错综复杂的，但在庞杂的现象背后却有必然的规律——逻辑可寻。研究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哲学史的任务，阐述希腊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是本书的根本任务。详细说明这些规律要在研究之后，由本书的各个章节特别是最后的结论才能做出的。现在只是为了说明以下的论点，先从一个主要的侧面试图勾画一个最简单的轮廓。

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是从探索客观自然界的“本原”开始的，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逻各斯”，认识到自然界是有秩序的，便去寻求客观的必然性，变化背后的不变的“存在”。这种思想受到智者们的挑战。他们认为没有什么客观的必然的真理，一切社会政治制度都是根据人的意见制定的，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真理都是相对的，他们甚至得出连认识客观事物也是不可能的结论。在他们的推动下，哲学从主要研究客观自然界转到研究人和社会。这时候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们都是针对智者的相对主义，要重新确定必然的定义和规律。他们不但要探寻属于客体的自然规律，而且也寻求属于主体的人和社会的规律、人的认识的规律以及思维的规律——形式逻辑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出现的。虽然古代希腊哲学主要研究的是本体论的问题，认识论还没有象在近代哲学中那样占突出的地位，但有关认识论的思想却几乎是在希腊哲学一开始就已经同时提出来了。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6页。

当任何思潮达到了顶峰以后，容易走向极端和独断，从而带来了自己的否定。到后期希腊——罗马哲学，怀疑论就以比智者的相对主义更为尖锐和彻底的形式流行起来了。他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以及形式逻辑的规律统统反驳，表示怀疑和否定，得出不可知论的结论。而到最后否定这种怀疑论的，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独断论——从新柏拉图学派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的教父哲学。这样，古代希腊罗马哲学也就被中世纪哲学所取代了。

勾画这个简单的轮廓是想说明哲学史发展——也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即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也就是圆圈式发展的规律。前一阶段的思想为后一阶段所否定，这种否定又遭到否定。否定之否定好象是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但实际内容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类认识和哲学思想就是这样曲折反复地前进的。这种发展过程本来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阐述，比如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相互否定也是服从于这条规律的。我们采用以上的例子，只是因为它比较容易说明问题而已。

这种必然的发展规律就是逻辑，也就是辩证法和认识论。这种逻辑当然不是指形式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它既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同时又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它既是客观逻辑，又是主观逻辑，主观逻辑是对客观逻辑的反映。这种逻辑既是辩证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就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统一的思想。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特别是在他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著作时非常重视，反复阐述了这个三者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逻辑学》从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存在”开始，经过一系列纯粹抽象的逻辑推理，从“存在论”到“本质论”到“概念论”，组成庞大的逻辑即哲学体系。列宁却在这个唯心论的哲学系统中看到了它的深刻含义。

在一份题为《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的札记中，列宁抄录了黑格尔《小逻辑》的目录——发展变化的范畴体系——之后，写了一段话：

“概念（认识）在存在中（在直接的现象中）揭露本质（因果律、同一、差别等等）——整个人类认识（全部科学）的真正的一般进程就是如此。自然科学和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的进程也是如此。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史的概括。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更具体地更详尽地研究这点，会是一个极有裨益的任务。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①

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最简单开始，一点一点地复杂起来的，从直接的现象出发，一步一步地深入到事物的本质。认识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由一些基本的概念——范畴表示出来。这就是人类认识的一般进程，全部科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历史，还有哲学的进程都是这样。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他的逻辑学）看起来似乎只是纯粹抽象的逻辑推演，实际上却是思想史的概括。列宁很强调要从各门科学的历史上去研究这一点，这和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引用过的列宁那段话的思想是完全吻合的。列宁在那段话中说：哲学史、各门科学的历史……等等，“就是那些应当构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知识领域”。这就是说，各门科学研究客观世界发展的必然规律——逻辑，研究它们的历史，哲学便可以从其中总结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规律来。逻辑、辩证法、认识论这三者是统一的。研究这三者的统一是哲学的根本任务。哲学要完成这个任务，便必须具体详尽地研究各门科学的历史，其中首先是哲学的历史。哲学史本身的发展就表示了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

^①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8卷第355页。

的统一，这也就是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所以列宁说：“总的说来，在逻辑中思想史应当和思维规律相吻合。”这也就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哲学和哲学史的统一。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他的思想，列宁在这份札记的上述引文之后，接着就举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例。他说：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将黑格尔的唯心论的《逻辑学》加以唯物论的改造以后，运用于政治经济学而作出的伟大科学贡献。什么是《资本论》的“逻辑”呢？列宁也作了最简要的说明：“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②从商品到货币到资本，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列宁指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也就是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即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的发展史。^③

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就是逻辑学；这些规律是辩证发展的，人也必须辩证地认识它。这就是逻辑、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资本论》具体地阐明了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这三者的统一。其它各门科学要作为科学，也应该在各自的领域中阐明这三者的统一。而哲学则应

①②③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38卷第357页。

该是从最一般的意义上阐明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现在也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最常见的说法是：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的；恩格斯曾经说过，发展到现在，哲学只剩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现在有些人则着重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如果我们体会列宁再三论述的，也就是马克思改造了黑格爾的思想的这个逻辑、辩证法、认识论三者的统一，那末，上述的不同意见可以认为只是各自说出了—个侧面，将它们统一起来，哲学的对象应该说就是这三者的统一。哲学史是研究哲学思想的发展的，所以，哲学的对象也应该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当然，哲学史要研究的方面比较多，特别是古代希腊哲学史，既要研究一般划为哲学领域的方面——本体论、方法论(包括形式逻辑)、认识论，以及伦理学、美学等领域，还要研究古代的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后来已不属于哲学的思想领域。但是我们认为，哲学史的主要对象应该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这三者的统一，本书将以论述这三个方面以及它们三者统一的思想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发展作为最主要的任务。

研究人类的认识的发展，研究这三者的统一，必然离不开范畴。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不断运动变化的。人们认识世界必须通过概念，各门科学都有各自的基本概念，通过这些概念认识和掌握它那门学科的现象之网；这些基本概念就是这门科学的范畴。商品、货币、资本等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这些范畴是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有许多基本范畴，如物质和意识、存在和非存在、本质和现象、运动和静止、一般和个别、有限和无限、一和多、必然和偶然、同和异等等。哲学上的这许多范畴具有最一般的性质，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这些普遍的范畴存在于每一个特殊的领域中，但是每一门特殊的